

刘世祥◎著

枫
叶
集

Feng

Ye

Ji

刘世祥◎著

枫
叶
集

Feng

Ye

J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枫叶集 / 刘世祥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7-04515-1

I. ①枫…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5534号

枫叶集

刘世祥 著

责任编辑 周立军
封面设计 晨 皓
内文制作 冯艳青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3985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125

字 数 420千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515-1/I · 1180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写小说，搞文艺，非我之所长，只是业余爱好而已。过去想写点东西，苦于无暇顾及，退下来后，方考虑将多年积累的“矿石”加以“冶炼”，使之成为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东西。能否达此目的，我不敢“王婆卖瓜”。

本书共收录中长篇小说三篇。小说《嵯峨山》，描写的是20世纪30~4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贫苦百姓备受反动统治阶级欺压，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陕西关中嵯峨山地区尤甚。共产党地下组织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给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指出了摆脱压迫和痛苦的光明大道。小说以嵯峨山地区的农村斗争为背景，刻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农村地主陈登第、陈再仁父子的形象，揭露其残害百姓的罪行，贫苦百姓采取各种方式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竭力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两种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各种人物性格鲜明。同时，关中嵯峨山地区的风情民俗跃然纸上，语言具有地方特色。小说给人以积极、鼓舞、抗争、奋进和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而勇敢地进行搏击的力量。

有人以为，小说《嵯峨山》所写的故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合乎时宜”，现在“过时了”。我不这么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知兴亡。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正是为了珍爱今天，尽心尽力地呵护、建设今天，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小说《六盘山》描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中国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某省报驻六盘山原州记者站一些新闻工作者的采访生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盘山地区各民族的干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战胜困难，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建设六盘山区的感人事迹。小说中反映的回汉各民族人民团结的情景真实而生动。以苦为乐，艰辛的脑力劳动与丰硕的精神成果，担子、压力与拼搏、提高同在，形象地反应了新闻工作者和一切靠“爬格子”吃饭的知识分子的职业特点。记者彭冰、柳惠芝在并肩战斗中结为伉俪。他们高尚、纯洁的爱情给人们以遐想、深思和启迪。

今天，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获得了全新的、令人喜悦的发展，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远不能相比的。但是，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一切干事创业的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勤于和善于进行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客观事实为根据的职业追求，从认识和实践上认真落实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少做、不做违背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的蠢事，对此，现在的一切传媒工作者和传媒载体，都要永远继承和发扬，不可以有须

奥的、丝毫的疏忽和漠视。这正是小说《六盘山》意义之所在。

小说《贺兰山》描写了一对中年“续弦”夫妇的爱情故事。其中，女主人公林秋英大半生历尽坎坷，从不向艰难困苦低头，以伟大的母爱抚育幼孤成长，最终迎来了幸福生活。在故事情节展开中，塞上江南的美景，风土民情，人心世态，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尽在其中。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迄今有30余年，然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令世人惊叹与折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引领下奋力拼搏取得了奇迹。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中，有知识分子不容忽视、不可小觑的重大贡献。如今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之好，已非昔日可比。他（她）们已不再是什么“臭老九”，而是光荣的劳动者。他（她）们已摆脱了那段不堪回首、却永难忘记的像做“小媳妇”，生怕“婆婆”挑刺、指责，动辄得咎的担惊受怕的日子，重新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她）们在为祖国努力工作的同时，心情闲适，乐观自在，笑颜常开，如同沐浴在阳光雨露之中。此在小说《贺兰山》中有折射。

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于垂暮之年，不甘寂寞，抱病握管撰此《枫叶集》。愿有益于读者和文学创作者。

目录

001 >

嵯峨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知兴亡。我们不忘记过去。正是为了珍爱今天，尽心尽力地呵护、建设今天，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227 >

六盘山

六盘山地区各民族的干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战胜困难，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建设六盘山区的感人事迹……

317 >

贺兰山

一对中年“续弦”夫妇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大半生历尽坎坷，从不向艰难困苦低头，以伟大的母爱抚育幼孤成长……

楓葉集

001 >

嵯峨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知兴亡。我们不忘过去。正是为了珍爱今天，尽心尽力地呵护，建设今天，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在陕西关中北部旱塬的中部，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高山——嵯峨山，也因它远看酷似一顶高插云天的大圆形草帽，当地人用谐音形象地叫它“草帽山”。从山的东部远看，它覆盖着大地，尤其是当炎夏烈日当空，辛勤耕作的农民在骄阳的暴晒下，汗流浹背地在田野里干活的当儿，抬头西望“草帽山”，盼望着这个巨大的“草帽”神话般地蓦然飞到自己的头顶，把火辣辣的阳光遮盖，凉快凉快。这如同唐代大诗人杜甫所憧憬的“安知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尽开颜”那样，只是一种幻想。嵯峨山的东西南北，是广袤的关中平原和渭北旱塬，人烟稠密，田连阡陌。自周秦以来，许多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诸侯藩镇，都把这里连同关中平原一起视为风水宝地，以致他们死后的坟墓也要将这大片风水宝地占据。所以从古迄今，嵯峨山周围耸立着许多帝王将相的坟冢，尤以汉唐皇族及其大臣的丘冢为多且大。嵯峨山下农业发达，物产丰饶，人文、社会发展水平在大西北是有名的。小说《嵯峨山》描写的故事，就在这里展开……

时间是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

嵯峨山周围是渭北旱塬的一部分。这里地势虽较平坦，但也有一些不高不低、不大不小的丘陵。千百年来，历经暴雨洪流，狂涛冲刷，造成当地水土流失，使好端端的平原，沟壑纵横，大地千疮百孔。老百姓行走不便，庄稼人耕作困难。尽管如此，旧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依旧横征暴敛，穷苦百姓受尽了磨难……

“唉哟，当家的呀！你好好地咋就一下子叫狼咬死啦！你丢下我们娘四个，我们娘四个可咋过活呀！……”这是陈家村的穷苦老婆子、邵成文的妈妈邵柳氏（她娘家姓柳，她叫柳叶，柳树的叶子虽然好看，可经不住霜打雪飘，她嫌名字不吉利，出嫁到邵家后，索性随俗叫邵柳氏）坐在陈家村东头沟沿上哭她那被恶狼吞噬的丈夫邵荣华。人都死了几年了，但她一想起丈夫死去的惨景就哭，不是在家里哭，就是在野外哭；不是暗暗流泪饮泣，就是放声哀号。这天，她不知又遇到了啥伤心事，又来到野外沟沿上放声哭泣。她坐

嵯峨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知兴亡。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正是为了珍爱今天，尽心尽力地呵护、建设今天，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在深沟沿上哭得时间太长，声音嘶哑了，泪流干了，可她还是坐在沟边嘶嘶哑哑地哭……如同往常一样，只要她在野外一哭，就引来不少人围观。围观者有本村的，有外村的，男女老少都有；同情、良言规劝的人多，也有不乏“看热闹”的，甚至心怀不轨的。

“成文他妈，再甭哭啦。人都死了几年了，再甭想啦；有啥难处，你言传，大伙儿给你帮忙！”陈家村一些穷苦乡邻你一言、我一句地劝说、安慰邵柳氏。

一听说邵成文的妈又在沟沿上哭她死去的男人，陈家村的财东（陕西关中过去对地主和有钱人家的称呼）陈登第在家里窃喜：“她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就把她那几亩地买了，跟我那五十亩地连成一片……”想到这儿，陈登第脸上挂上了笑纹。

“还有，邵柳氏的女儿美云长得多俏啊，那脸蛋美丽得像天上的彩云。把美云弄到手，做了我的小妾，那才美哩！”陈登第的脑子里想得更“深了一层”。他乐得把嘴巴咧成了叫呱呱的癞蛤蟆。

“美云年纪太小，给我做小妾挨乡人唾骂，那就再来给我儿子陈再仁做媳妇也行——反正一朵鲜花不能叫别人摘了。”陈登第越想越美，竟然高兴地手舞足蹈，哈哈大笑。

“他大（关中把人把父亲叫‘大’），你笑啥里？”陈登第的老婆看见她男人在发笑，从卧室里走出来问她男人。

“我想，想，想……邵美云出落得实在好看，思谋着把美云弄……弄到咱屋里，当，当……当我的小妾……”陈登第放开胆子，实想实说，干脆向大老婆挑明。

“把你个老不正经的东西，想了个美哟！你都不思量思量，美云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她给你当孙女都是大的！你真不害臊！”陈登第老婆甩开了醋瓶子，却也说的是实情。

“皇上三宫六院，皇后妃子一大群，还有成百上千的美貌宫女……我娶个十几岁的小妾算啥嘛！”陈登第振振有词。

……

在劝说、安慰邵柳氏甭伤心难过的众人里有个神婆子，人都叫她“麻迷神婆”，意思是她有点糊涂、脑子不开窍、难惹难缠，可谁也不怕她，有时还逗她拿她开心。她与丈夫赵生财穷困潦倒，以给人“罚神消灾”，糊弄人、

骗几个小钱为生。她见邵柳氏哭得伤心，既有几分同情，又在心里打着“小九九”。她对人说：“我早就看出了邵成文他妈命苦，劝她让我给她‘罚’一次‘神’，可她不听我的话；要是早听了我的话，成文他大不会遭殃……”麻迷神婆当起了事后诸葛亮，又瞅机会卖开了自己的“本事”。

“对啦对啦！我说神婆子，你要是真有‘罚神’的能耐，你早就发马（关中俗语，发达、走好运之意）啦，哪像你穷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你糟贱我，我，我‘罚神’叫你不得好报！”麻迷神婆一看气氛不对，气咻咻地走了。

邵柳氏听了众人的安慰和规劝，不哭了。她一家几口平日里粗茶淡饭都难以糊口，身骨单薄，哪有精力不住地哭嚎。她被众人搀扶起来，儿子成文、女儿美云边抹泪边搀扶妈妈，缓缓而哀伤地回了家。

“多亏大伙儿来劝说，要是没人来劝，说不定老婆子一时想不开，哭着哭着，一头从沟沿上栽下去，那还了得！”几个乡邻在邵柳氏回家后，边走边议论。

“就是的，人到伤心处，连命也顾不得了，这是常有的事”，几个乡亲附和着。

野狼伤人，那个时代在嵯峨山下时有发生，农村的小孩若不听话，爱哭闹，大人常拿“狼来啦”这句话哄吓孩子不要哭闹，而且是很灵验的。自从邵成文的父亲遭到恶狼咬死后，他和母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he 现在是陈家村财东陈登第的长工。

一天大清早，邵成文去地里割苜蓿，不大功夫，就割够了。他背着满满一大草笼嫩绿的苜蓿，从沟那边的苜蓿地里翻沟上坡，迈上平路。他刚满十八岁，却已经历了三年的长工生涯。他中等个子，方脸盘，大眼睛，肌肤红润，体魄健壮。他干活有力气，附近鲁家庄的财东鲁志升看得眼红，想把邵成文雇来给自己当长工，但陈登第是国民党的乡长，家里有几顷好地，权势财势烜赫，鲁志升不敢跟陈登第争高低，他眼看着邵成文这个干活扎实的长工给陈登第卖力气，只是兴叹而已。

这已是麦子即将成熟开镰收割的时节。夏天的暑热开始弥漫着关中大地，虽然还不是很热，可邵成文背着一百多斤的大草笼，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直流，穿着的土布衫子，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他把草笼放在崖畔上歇息。这时，身后传来了几个少女银铃般的笑语。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村里的姑娘梅仙、盖霞、秀女，还有自己的妹妹美云。这几个姑娘都十五六岁，豆蔻年

嵯峨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知兴亡。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正是为了珍爱今天，尽心尽力地呵护，建设今天，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华，虽不是个个如花似玉，却都长得亭亭玉立，身材苗条，个个身后的大长辫子又黑又亮，秀气飘逸，人见人爱。邵成文的妹妹邵美云，是四位少女中的“皇后”。美云十五岁，鹅蛋脸，面如桃花，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那双手虽经日常劳作的磨炼，但手指纤细修长，妙若玉笋。她们都是穷人家或普通百姓家的姑娘。姑娘们手提圆笼，圆笼里采满了紫色的苜蓿花。采下的苜蓿花，拿回家搅上些荞麦面，可以蒸麦饭、蒸菜疙瘩吃，也就是戏曲《王宝钏》里的宝钏女在寒窑里吃的那种野菜馒头，它往往是春夏青黄不接时嵯峨山下穷苦百姓的“救命饭”，就是城里的平民百姓，偶尔也拿它尝鲜。

“哟，我哥在这儿歇着哩”。美云看见她哥，亲热地说。

“只见草笼不见人，我还当是谁哩。天这么热，背一大草笼苜蓿，看把他挣的”，梅仙隔过草笼，也看见了邵成文，同情、爱怜地悄声说。

邵成文和几个姑娘都住在一个村子，时常见面，答腔说话很随便。邵成文背着一大草笼苜蓿，汗水浸透衣衫，引发了姑娘们的爱怜。十六岁的梅仙看着邵成文劳累的情景，脸上泛起了红云，心疼得扑通扑通地跳。梅仙是邵成文的意中人，她的言语、表情的真挚流露，被邵成文瞥见了，他抑制着兴奋和欣慰，羞涩地低下了头。这情景，只有美云觉察到了，其他几位少女谁也不知底里，仍像往常那样说笑，打闹。

“回家吧，家里都等着你揪的苜蓿花做饭哩”。邵成文说着，用力背起草笼。美云和盖霞一瞅成文背草笼吃力的样子，忙走过去，帮成文背起沉重的草笼，一伙儿向村里走去。

邵成文家住陈家村北头。陈家村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大村庄。村北头是贫寒人家的住区，约占全村住户的五分之二。村子中间是次贫及中等户人家的住区，住的户数比村北头稍多一些；村南头是本村财东陈登第、陈登榜两弟兄以及他们家族中的破落户的住区。这里户数不多，却门庭高大，几乎家家是一连几进的旧式大厅房和楼房。他们房屋的墙壁是用磨砖和白石灰钩缝砌筑的，墙壁高大厚实，做工精细。那厅房、厢房的梁柱、椽子都是上好的松木，顶柱、大梁刷了漆，椽子“灌了环”——粗细一个样。陈登第排行老大，老百姓也叫他陈老大，他的房子是两进的大房，他的长工们住的房屋、牲畜圈和堆放粮食、杂物的房屋，也非一般平民百姓家的房屋可比。陈登第的弟弟陈登榜老百姓叫他陈老二。陈登榜的房屋原本和陈登第的一个样，他们的

父亲在临死前将两兄弟分了家，陈登第作为长子沾了一点光，后来又担任国民党临平县西陈乡乡长，手中有权，为人霸道，盘剥聚敛，家业的兴旺远胜过陈登榜。陈登第是陈家村的“霸王”，也是方圆几十里乡民的主宰，其“名声”在全县是数得着的。陈氏兄弟是陈家村的庄主和老户，总以为他们家比全村的杂姓人家高一头、长一膀。他们有钱有势，村里和方圆的百姓既愤恨又无可奈何。尤其陈登第是个地头蛇，老百姓对他更恨之入骨，却又不敢惹他。他上过私塾，读过几年中学，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集团疯狂围剿红军时，他在国民党省县党部受过训练，回来后就当上了管辖8保1万多乡民的“乡长”，其气焰嚣张得不可一世。他的父亲陈有义在世的时候，曾指望他能弄个“进士”，继而高官厚禄，所以给他取名“登第”，而他学业太差，近乎纨绔，上中学时就偷偷吸大烟，在临平县城的“百花旅社”嫖妓，搞得风风雨雨。这时候，蒋介石为“剿匪”网络爪牙，陈登第被国民党县党部选中。他虽没能“进士及第”，也算当上了个“九品官”，况且就权力、敛财手腕和所得实惠来说，“七品县印”也未必能比得上他。他有大妻小妾，妻妾皆有姿色。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总爱寻花问柳，县城妓院“百花旅社”的佼佼者 and 雏妓，他隔三差五地常去“尝鲜”。乡下的漂亮女人和姑娘，只要他有机会能沾上手，是不肯放过的。老百姓说起陈老大，无不咬牙切齿，连他的一些远房族人都报怨他“不是东西”。

陈老二（陈登榜）中学毕业后教了几年书，觉得站讲台吃粉笔末子清苦，不当教书先生了，回家后经营着数顷良田，请一名亲戚当管家理事，自己提笼驾鸟，出入戏场烟馆，专享清福。他像乃兄一样，也喜欢“摘野花”，拿他的话说：“野花要比家花香”，不过，他还讲一些“文明”，不像陈登第那样“滥来”。

二

家境清贫的邵成文，全家4口人，他是老大，妹妹美云小他两岁，还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弟邵成武。他母亲邵柳氏年近40，看起来像是个50多岁的老太婆，清瘦的脸颊上挂了不少皱纹，苦难岁月的煎熬，使她过早地苍老了。她贤惠，善良，吃苦耐劳，而又刚强，有志气。她家里仅有几亩种一葫芦打两瓢的烂干旱地。她平时纺线织土布赚几个小钱弥补家用；丈夫邵荣华除耕种之外，经常给财东家打短工，出卖苦力，夫妻二人苦撑苦熬，维持一家人

的生计。5年前的一个夏天，邵荣华给陈登第打短工锄谷子，这块谷地在一个沟道里，沟有一丈多深。一天中午歇罢晌，邵荣华独自一人在沟底里锄谷子，沟道里不通风，天气闷热，暑气蒸人，邵荣华头上戴着破草帽，背朝太阳面朝地锄草，浑身上下淌着汗水。他锄着锄着，天哪！忽然间，一只大灰狼出现在沟崖上。邵荣华只顾低头锄谷子，啥动静也没有听到，恶狼从沟崖上猛扑下来，把没有任何防备的邵荣华扑倒在地，一口咬住喉颈不放，四只利爪凶狠地扒抓撕裂；邵荣华跟野狼搏斗，可脖子被狼咬住使不上劲，脖子上血流如注，不大一会，就被恶狼咬死了……到了后晌，过路的人发现的时候，邵荣华的胸腔和大腿已被恶狼吃了个稀巴烂，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邵荣华给陈财东锄谷子，叫狼咬死了！”“邵荣华叫狼吃了！狼把人咬得好惨！”陈家村的人嚷叫着。村里的人纷纷向沟道里跑去。邵柳氏和她的孩子们边跑边哭奔向沟道。邵柳氏一看丈夫被狼撕咬成那个样子，顿时昏厥过去……年仅13岁的儿子邵成文和11岁的女儿邵美云、9岁的小儿子邵成武号啕大哭，其哀伤的情景，街坊四邻也为之落泪。

邵荣华为陈财东锄谷子叫狼吃了，消息很快传遍了西陈乡方圆几十里。百姓们在打听陈登第如何料理为他做活而死的邵荣华的事情。陈登第早传出风声：“我出钱雇姓邵的做活，谁还管他的生老病死”。又说：“邵荣华在沟道里锄谷，大概是锄乏了，在崖根上歇凉睡着了，没防顾狼，谁叫他歇凉睡着哩！”陈财东想法子找茬茬，一推六二五，把邵荣华叫狼咬的事全赖在邵荣华自己身上，跟给他家做活没有牵连。

“人都叫狼咬死了，陈财东家还怪人家做活的短工没防顾，真不讲情理！”“邵家真凄惶，大人叫狼吃了，丢下邵柳氏一个屋里人和仨碎娃，日子可咋过哩！”“陈登第有的是钱，从身上拔一根汗毛也能把邵荣华丢下的四口人养活住！”“你把陈财东看了个大方，他要是那号讲天良的人，就不会怪邵荣华没防顾狼，早把养活邵家人的事揽起来咧！”乡里的人议论纷纷，都同情邵家的不幸遭遇，同时眼瞅着陈登第咋料理事情。

陈登第起先想一概不管邵荣华叫狼咬死的事。可百姓们不答应，骂他疼爱钱财却糟蹋人命。陈登第为了封住众人的口，仅从阳西镇木匠铺里钉了个6尺长的杨木薄棺材把邵荣华那残缺不全的尸首草草入殓掩埋，给邵家一石麦子了事。

乡邻们对陈老大做事的绝情和吝啬，都愤愤不平。邵柳氏因哀伤过度，憔悴不堪，精疲力竭，病卧不起，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邵荣华的不幸，给了邵柳氏及其年幼的子女以巨大的打击，在乡邻们看来，这邵家是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疑了。可谁也没有料想到，这邵柳氏极有志气，家贫人刚强。

邵柳氏出身贫苦人家，自小在苦水里泡大。她那吃苦耐劳，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勇于同厄运抗争的精神，一些男子汉自愧不如，为之叹服。丈夫不幸身亡，她擦干眼泪，抚平身心遭到的巨大伤痛，拉扯3个幼小的子女，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顽强地跋涉着。她的几个娃也很懂事、听话。长子邵成文念过几年小学，在父亲不幸去世后，成文念不成书了，他开始自己谋生，在大路边卖水，在阳西镇贩菜，给别人打短工，挣几个零钱，帮助母亲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从16岁起，给陈登第当了长工。他给陈财东家做活，没黑没白的，刁空又帮母亲和妹妹美云耕种自家的几亩薄田；母亲和妹妹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手摇纺车纺线、织土布赚点零钱度日；弟弟邵成武年纪小，上学读书。一家数口在看似绝望的艰难岁月中打发光阴。

三

陈登第近年来颇为得意。他干了几件“大事”，得到上司的褒奖。

陕西关中和渭北旱塬受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影响，农民运动有一定的基础；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渭华起义，继而谢子长、刘志丹在陕北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其意义、影响深远，给广大的贫苦百姓带来了希望。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嵯峨山四周有了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小股游击队和武装力量，不时出没于嵯峨山下的渭北旱塬，为民除害，解民于倒悬。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和游击队的活动，既恨又怕。两派政治势力犬牙交错，斗争激烈。一些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加入了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有的人打听、靠近着共产党。蒋介石集团在嵯峨山下农村的爪牙，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破坏。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着巧妙的周旋和斗争。

陈登第干的几件所谓“大事”，就是给国民党军警宪特通风报信，与国民

党反动组织狼狽为奸，在本乡范围内抓到了几名共产党，并不经审问，立即将革命者就地枪杀。在被枪杀的人中，有的并不是共产党人，而只是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说了一些牢骚话，就被逮捕杀害。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震惊了嵯峨山地区，引起了百姓们的深思。革命者在吸取教训，研究新的斗争策略，准备对反动派进行有力的反击。

陈登第的上司奖给他几杆枪、几匹骡马和一些光洋，为他撑腰打气，怂使他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加卖力。

陈登第领到奖赏，洋洋得意，神气十足。近些天，他在县城向反动当局汇报，发表演说，晚上看戏、逛窑子，飘飘然不可一世。这天，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荷枪的护兵，穿行于麦浪中的乡间道路上，兴致盎然地回家了。他的妻妾们为他接风洗尘，可他在酒足饭饱之后，钻进大老婆的房中，一头栽倒炕上，鼾声大作，任凭大老婆亲他拉他，他就像死猪一样不动。“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这使那欲火难耐，等他回来的大老婆大为扫兴和生气；那个年近三十的小老婆也醋意发作，在自己的房子里暗暗哭泣。凭以往的“经验”，她们知道陈登第在县城里做了啥事。

四

“盼黄盼割！盼黄盼割！”一种在夏收时节飞翔于空中的时令鸟儿不住地鸣叫。老百姓听到它的叫声，就知道麦子将要收割了，得赶快做夏收的准备了。“麦黄一晌，蚕老一时”，关中仲夏麦收时节，气候就已炎热，中午以后气温往往高达摄氏30多度。麦子成熟，要抓紧收割，成熟“过火”的麦子，掉粒断穗；若逢连天降雨，成熟的麦子会迅速变霉发芽，就是长在地里也难幸免。所以，老百姓把夏收叫“龙口夺食”，一点不假。据民间传说，那“盼黄盼割”的鸟儿是一位秀才的化身：有一年，朝廷开科选士，这位乡村秀才进京赶考，结果名落孙山，秀才悻悻而归。他情绪低落，在旅途中游山玩水消愁解闷，耽搁了行程。他回到家里时，别人的麦子已收割打碾完毕，可他家的麦子还长在地里，秀才跑到地里一看，麦穗多半掉光，秀才傻了眼，气得顿时倒地身亡，秀才的尸首随即化做一只鸟儿飞向高空，不停地哀鸣“盼黄盼割”，向农人们发出了及时抢收成熟了的麦子的警告，千古流传。

邵成文和陈财东的众伙计（长工），依照陈登第家王管家的指派，忙活着夏收的准备。陈登第一家老少、长工和闲杂人有近 20 口人吃饭，加上临时雇的割麦的“麦客子”，夏收期间吃饭的人数增加近一倍。麦收前推磨子磨面的活最繁重。推磨磨面，整天钻在磨房里，跟着牲口屁股转，手搬、脚蹬箩面柜，动作机械、单调，加上磨房里牲畜粪臭气熏人，劳动强度又大，所以推磨磨面是长工们最发愁的活。不幸得很，邵成文和长工刘根生偏偏被指派专门在麦收前推磨磨面，一干就是十来天，磨了几石麦子的面。按照王管家的吩咐，邵成文、刘根生磨面的时候，把面粉分开等级，磨二遍的面粉最白最细，是精粉，要单独分装，供陈登第和他的老婆及其子女们吃，其余的“一箩子面”较粗较黑，是专供长工和雇的麦客子吃的。这分等装、分等吃面粉的做法，是陈财东的“家传”，不能违背。一场磨面的重活干完，18 岁的邵成文腿肿脚胀，腰酸背痛，四肢无力了；长工刘根生累得病倒，睡在长工房里起不来炕。

一天，邵成文提着草笼，拿着镰刀去割苜蓿，路上碰见梅仙。情人相逢，心上喜欢，但四目相视却默然无言。梅仙羞怯得很，耳朵和脸颊都红了，低着头只是笑不说话。成文朝四面看了一下，没有一个人影，路边的滚滚麦浪如障眼的屏幕，他放下草笼镰刀，上前紧紧握住了梅仙的纤手，成文想拥抱她，梅仙羞怯得不行，转过身子，扭捏地不让成文拥抱，成文也不好勉强，俩人腔子里的心跳动得像敲鼓。

“你这一向还好吗？”成文轻声爱怜地问梅仙。成文整天在磨房里磨面，多日没出来，就是出来做活，也不一定能碰见梅仙。

“还好！可好多日子了，咋不见你？”梅仙羞答答地不敢拿眼正视成文，斜睨着说。

“王管家派我跟根生磨面，一连磨了十来天，不得出来么，咋能见你哩！”成文无奈地说，对长工的活计很厌烦。

“唉，你啥时才能不给财东家做活，回到自己家里哩！”梅仙知道当长工的滋味，盼望成文早日不当长工。

“回到家里没活做，过不了日子，还不是一样给人做活揽工”，成文哀凄地说。

“实可怜，唉唉唉……”前面不远处有人在吼秦腔，打断了成文跟梅仙的说话。